

中国当代先锋艺术家随笔选

Z H O N G G U O D A N G D A I

X I A N F E N G Y I S H U J I A S U I B I X U A N

蒋 原 伦 • 编 选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京)新登字030号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中国当代先锋艺术家随笔选 / 蒋原伦编选. -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98.5

ISBN 7-5004-2228-8

. 中... . 蒋... . 随笔-作品集-中国-当代 . I267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98)第02458号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北京鼓楼西大街甲158号 邮编: 100720)

民族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1998年5月第1版 1998年5月第1次印刷

开本: 850×1168毫米1/32 印张: 10.125 插页: 2

字数: 257千字 印数: 1—5000册

定价: 16.50元

编者序

蒋原伦

这本随笔集从某种意义上说是大杂烩，作者是各路神仙。

而有理由把它们聚集在一起是出于以下几点，一，是以艺术的名义；二，这些作者和当代文艺的最新发展有着较为密切的关系（由于篇幅，也由于其他一些原因，这里没有搜集到更多的作者）。

先锋艺术在今天已成为时尚，先锋的命运也由过去的孤独，不被理解到今天的被迅速认同，想当初，社会对印象画派的接纳是颇费时日，而自从杜尚将倒置的小便器送入展览厅作展品后，大半个世纪过去，现在还有谁会对各种创新的和以创造的名义做出的惊世骇俗的行为表示大惊小怪？现在的情形是人们以最快的速度，最豁达的姿态（某种意义上也是最轻率的态度）来接纳这些艺术品。

但是，接纳归接纳，这种宽大为怀的接纳，并不能使人对艺术有更清晰的、更会心的把握，毋宁说是使这个问题变得更加庞杂，更加扑朔迷离。以至于如果今天有人来讨论“艺术是什么？”这个问题，会显得十分荒唐而困窘。然而，我们不得不承认人类精神生活的丰富性、复杂性和不可规范性部分地正是由先锋艺术所揭示的。它使得以往任何划定精神生活可能性疆域的努力都显得徒劳。

一位朋友以玩笑的口吻对我说，区分先锋的标准很简单，那就是“看不懂”，这说对了一部分，当艺术家开始以自己的独特的方式与他人交流时，其话语逻辑尚未进入流通领域，就像是艺术家自己在发行货币，这种货币并没有经国家银行认可，而且可能永远没有流通的机会。

在参与编辑《今日先锋》的过程中，我常常警惕“皇帝的新衣”式的作品，然而后来才明白，真正的“皇帝的新衣”并不容易寻觅。常常倒是仿制品一大堆，关键是“皇帝的新衣”并不是那位愚蠢的皇帝发明的，而是由天才的作家安徒生创造的。在此之前，有谁想到制作这样的一件新衣？

在马塞尔·杜尚之后，如果有谁将抽水马桶当成展品，人们显然能读懂，但那只不过是作者想当杜尚第二而已。

记得一位大批评家说过，先锋艺术家是以身体（BODY）来创作的，亦即以感性的、直觉的方式来创作的，正是感性直觉的直接性，不可重复性，使得艺术至今还保有其神秘的面纱。

每一个人都生活在现实之中，但是，并不是每一个人都能感觉到现实生活的脉搏，这里除了感觉的敏锐程度外，还有自身的修养和文化的价值取向等种种条件。因此，先锋或可分为“有文化的先锋”和“无文化的先锋”，这种提法虽然有点荒谬，可是具体到艺术家和艺术作品，我们分明能体悟到两者的区别。即前者感受生活的深度和广度及作品所表现出来的内容的丰富性显然要优于后者，并且，作品所创造的辉煌和所破坏的彻底，常常使人既兴奋而又沮丧。

我们可以拒绝某种传统，但是，我们无法拒绝全部人类历史和文化，因为任何一个凭直觉创造的艺术都生活在历史和文化长河之中，当有谁在抗拒了某种传统之后以为是摒除了全部文化，那只是一种虚妄。当然，文化并不等同于学历，毋宁说文化是对现实生活的颖悟力，毕竟，对符号的简单认知不同于对符号背后那闪烁而不可说尽的涵义的把握。

先锋艺术的真正魅力在于拓展人类的精神疆域和文明前景，它的全部涵义远比单纯地拒绝常规、拒绝传统要丰富得多，这不仅因为生活本身、文化本身是开放性的，还在于在这文化多向度的选择中，须拓展有广阔前景的道路，使人类文明的结晶在薪火相传中有所发扬。

而这里所收的艺术家，他们的艺术创作似乎证明着这一点。

结集于此的随笔，或可说是艺术家们的另一种姿态，休息的一种姿态，大都写得轻松而有意蕴，这些随笔在某种程度上虽然可以看成是他们艺术创造的一种映证，或者是对自己作品的解码，但是，它们之间的关系是隐喻关系。亦即读者不能以其随笔的风貌推定其创作的风貌。也有些篇章写得极其理论化，是出于艺术家严肃的思考，它们具有真正意义上的学术品格。这些文章对具体的艺术现象的精湛的分析，不仅为某些“坚硬”的文本的读解提供了范例，似乎也揭示了艺术发展的某些方向，而先锋艺术的使命就是开拓方向。

目 录

王安忆

 接近世纪初 (1)

 虚构的界限 (9)

王 音

 关于“普罗分子”们 (28)

史铁生

 熟练与陌生 (31)

孙甘露

 南方之夜 (34)

李巨川

 《拉维莱特公园》及其他 (41)

李 冯

 技术兴趣 (48)

 晚生代的15分钟 (51)

牟 森

 写在戏剧节目单上 (56)

吕胜中

 真仙境 (61)

 ——艺术超越物质世界之外？

 追魂西去（二） (67)

 珍惜面孔 (69)

谷文达

文化之战 ... (77)

朱青生

什么是现代艺术？ ... (83)

——弱点与程序：解释现代艺术的前提

创造即自我清除 ... (90)

吴文光

我的记忆和我的记录 ... (93)

回到现场：我理解的一种纪录片 ... (101)

张广天

永不崩坏的梦想 ... (109)

“流行音乐”，剥下你的伪装 ... (119)

张元

撞车 ... (123)

张永和

策划家居 ... (131)

文学与建筑 ... (139)

坠入空间 ... (147)

——寻找不可画建筑

张培力

与西方作战 ... (154)

余华

布尔加科夫与《大师和玛格丽特》 ... (159)

虚伪的作品 ... (167)

长篇小说的写作 ... (178)

肖开愚

南方诗 ... (184)

——普通的观察、揣测和随想

肖 全	
我拍三毛	(203)
陈 染	
上帝在厕所里	(209)
心脏后部	(214)
荒谬与交谈	(222)
杨克勤	
我的镜鉴及其他	(225)
林 白	
另一种唯美	(230)
从疯狂到强劲	(232)
读画随想四则	(235)
德尔沃的月光	(238)
在黑暗中进入戏剧	(239)
郭文景	
噪音	(242)
年代湮远的歌声	(245)
世纪的墓碑	(248)
精神的涅槃	(252)
姜 杰	
敞开的艺术	(254)
贺承军	
洗澡：公共的还是个人的？	(259)
残 ■	
先知的眼睛	(264)
——读《小妇人》及《夫妇》	
格 非	
《城堡》的叙事分析	(269)

徐 敏	
两本书中的“大众”	(291)
黄金刚	
关于《吟唱生涯》	(298)
韩 东	
偶像崇拜	(301)
(《爱情力学》之五)	

□ 王安忆

接 近 世 纪 初

如我这样出生于50年代的人，世纪末正是悲观主义生长的中年，情绪难免是低沉的，所以要以“接近世纪初”作题目，是为了激励自己，好去看见结束之后的开始，破坏之后的建设。

然而，目下是悲观的，不幸的感受总是更加尖锐，甚至盖住了希望。并且，悲观的理由也都准备充分了。这是一个痛苦的认识阶段，有些像瓜熟蒂落的秋收季节，摘下来的果实死亡了，枝叶藤蔓作了来年的肥料，留下荒凉的即将冬眠的土地。

世纪末就在这时节来临了。

于是，便看见了最为破碎的表情。这真是一个不幸的遭遇，不仅不能互添光色，还互减了期望。

一切都是明了的、理解的，却无法释然，惟一的出路就是陈述理由。当所有的理由都陈述完毕，相反的理由或许能够绝处逢生，现在却是未可知的。这就像掘地，穿过熟土，再穿过生土，底下是什么在等着我们呢？一个巨大的悬念，说悬念是太轻松了。

就像方才说的瓜熟蒂落，所有的理由都基于此。在这世纪的下半叶里，一些事物飞快地成熟着，从开始走向终局。还有一些事物在经历了漫长的道路之后，却在这下半叶里突然加快了节奏，进入全速奔跑。似乎是，长距离和短距离的跋涉在这一时期里，都接近了它们的目标，问题都有了答案。

这是个生产力格外发达的世纪，也是在经过漫长的起跑以后进入全速的状态。我说的生产力不仅指物质的生产力，还指思想的生产力。那是因为生产关系终于达到了最合理和最协调，于是，性能良好地发动了，效率是惊人的。

对了，这是个极有效率的世纪。当地里的庄稼都在催长素的刺激下飞快地成熟，将自然的规律抛在一边，思想这种人性的产物，便也逃不脱催熟的命运了。思想就像暖房里的蔬菜，缩短了季节。

于是，物质和思想便堆积成山，人们只能以挥霍的方式享用它们，不至辜负它们的生产者。消耗也是飞快的，消耗过后的垃圾便跟着堆积起来。

我们已经走向了我们的目标，昔日里抽象的王国终于变为具体的景象。接下来的是什么呢？

就好像一个坚硬的核，被无坚不摧的20世纪敲破，四散落地。

事情是向人们的心愿接近，抵达之后则走上了背离的路途，似乎都是不由己的，煞不住脚。创造力在完成之后，依着惯性变成了破坏的力量。而破坏是比创造更见成效，更触目惊心。因力量已经度过了积累的阶段，量变到了质变。就这样，我们看见了破坏。

在我悲观主义的视野里，本世纪几乎是以破坏为结局的。这个破坏是以取消为方式实现，取消差别和界限，科学和思想的武器都非常强大，攻无不克，隔绝的藩篱拆除了，踩在脚下，余下

的是什么呢？

我想将这些仔细地看个明白。

先从我们身边着眼，这是一桩小事情，也许证明不了什么，那就是美国的可口可乐打遍了全世界。这种有着强烈气体的饮料穿透了坚实森严的壁垒，无所不至。记得是1988年的秋天，有一次穿越莫斯科航线的经历。作为一个成功的开放的社会主义国家的公民，我惊讶地品尝了莫斯科航空公司的饮料，它们被封闭在质地粗陋的玻璃瓶里，从撬开的铁皮瓶盖下散发出奇异的气味。这是一种离群索居的气味。在宏大的可口可乐的浪潮中，它孤立其中。它带着壁垒的表情。现在，它还会在吗？我们在报上早已看见过莫斯科街头的麦当劳的照片，有麦当劳就有可口可乐。麦当劳也打遍了全世界。

还有肯德基大叔的笑脸。还有香格里拉，希尔顿，Holiday Inn，走进那里，可以想象是在任何一个国家。世界在这一刻走进了大同，变成一个地球村。写字楼也是国际化的，英语成为世界语，而真正的世界语——这个语言的乌托邦，退向边缘的边缘。

奥林匹克成为世界的节日，奥斯卡成为世界的节日，诺贝尔也成为世界的节日。当我们走出隔绝之后，就这样走到一起来了。差别仅在于谁走在前谁走在后，强者总是在前弱者则在后。

还有一桩不大不小的事情，也许依然不能证明什么，那只是发生在人类生活的一个局部，就是拉美文学大爆炸。80年代初，那位来自偏僻的哥伦比亚的加西亚·马尔克斯来到了瑞典斯德哥尔摩，摘取了诺贝尔文学的桂冠，于是，拉丁美洲的文学撩开了神秘的面纱，展现了它们隐士般的面目。

如今回想起它带给我们的欣喜，悲哀油然而起。我们将它视作榜样，以为找到了文学的方向，就是那句脍炙人口的语录：最民族的乃是最世界的。我们纯朴地说出“世界”两个字，满心以为那真是“世界”的含义，于是虔诚地争取着世界的认同。我们

从各自的所在出发，又走到一起来了。土著人的舞蹈登上了国际舞台。谁担任看客呢？

而我们在尽情地歌舞。为使我们的声音被世界听见，就特别地突出差异。而差异只存在于过去，前景是日益统一，面目一致。于是，我们只得掉过头去，往回走，直走进原始的丛林。那前方的合唱已经声部齐全，效果圆满，多我们不多，少我们不少。它将彻底吞没我们幼稚学舌的声音。

当世界如我们所愿成为一个地球村，谁是村落的酋长？

再说一件本世纪的大事情，就是科学和民主。它们取消了人和自然的差异，也取消了人和人的差异。事情的开头激动人心，有多少憧憬诞生，前途壮丽。它们成为一代又一代热血青年的理想和信念，写下了多少歌泣的诗篇。

开头也总是艰难的，布满风险，并且虚无。说它是理想，其实更接近空想。它似乎只是一个巨大的动力，催促着积极的行动。就像希腊神话中的西西弗斯，永远推石头上山，而石头一上山顶，便轰然而下，再开始新一轮的推石头。不料事情忽然有了转机，20世纪就是这样，时有转机，是力量积蓄的成果。科学和民主加快了脚步，事情终有了结果。

没有神的日子到了，没有英雄的日子也到了。众所周知，一个需要英雄的民族是可悲的。大众的狂欢日来临了。倘若要用现成的场面来形容这个狂欢日，我想最合适不过的就是《巴黎圣母院》的第一卷，在巴黎司法官上演流浪诗人的圣迹剧的一幕。那样闹腾腾，热腾腾，乱七八糟且生气勃勃。市民、商贩、学生、诗人、亲王、官员、教士、外交使节，聚于一堂，卑贱者和高贵者不分彼此，调笑和被调笑，嘲弄和被嘲弄。这是19世纪的雨果所怀想的1482年1月6日的情景，他身处革命和复辟迭起的法国，进出于帝国王朝和共和体制的交替上演之中，于是便把这个大众狂欢的节日推回到了400年前。然而，雨果却还是在大众之上创

造了俯瞰人间的神——卡西莫多和艾思米拉达。是出于他浪漫的心，还是出于先知？他身处专制就已经预感到了民主来临的恐惧。

这些我们无从推测。大众的狂欢节平均分配在我们的日常生活里，当然不那么隆重和热烈，而是细水长流，从长计议。雨果笔下的戏剧场面化成了琐碎的情节。而神是没有的。它们终被雨果关在巴黎圣母院的地牢里，风一吹，便化成了灰。灰飞云散。

精英也没有了。导师、智者、先知，所有能够在讲台上说教群众的人都没有了。大众成长起来了，启蒙的时代已经过去，那是发生在世纪初的事情了。好了，上演圣迹剧的狂欢是没有了，可是，我们至少可以一起喝酒和聊天。不再有精神的不平等，存在的差异被社会分工的合理性取消了。我们享用同一道精神的大餐。

生命真是短暂，一百年前的事情都需要去翻书本，然后依靠想象。现在，我想象的是老托尔斯泰《复活》中的场面，风雪茫茫的西伯利亚荒原，蜿蜒而行的流放队伍。队伍里有杀人犯、强暴者、纵火犯，还有政治犯。是又一个平等的聚会，但不是狂欢节，而是受难日。在这同一个受难日里，对罪行的理解和同情是惟一的安慰，就像高原上稀薄的空气，维持着艰难的生存。可是，即便是在同一条流放途中，罪行和罪行之间的差别也无从抹煞，一些是由于卑贱而犯下，另一些则是因为灵魂卓尔不群。那些政治犯在老托尔斯泰的笔下，就像耶稣的化身，从十字架上走下来，血迹未干，是高贵的罪人，为全世界罪人受辜。他们以他们的受罚对同行者说：虽然你们位处卑贱，无奈而有过失，但是你们依然不能原谅，你们不可以无耻。

今天我们说的是：一切都事出有因，一切都能够理解。我们和你们都是一样的人，谁也谈不上原谅谁。

就像在20年前的知识青年运动中，我们下放了我的身体，如今，在平民意识的大力倡导下，我们积极地下放了我的精神。我们的精神流入那些幽暗的污垢的后巷，去贯注我们的同情。结果是同流合污。

现在，灵魂工程师已经成为无数社会分工中的一种，三百六十行的一行。不再有拯救和被拯救。灵魂之光普照人间。

该谈点艺术了。像艺术这样具有虚无的精神特征的东西，到了强劲的本世纪，就更加脆弱，不堪一击。

艺术的理论就像人类开发自然的工具，有了工具，事情就有了飞跃性的进展，那就是艺术的产业大军蓬勃壮大起来了。艺术一代接一代的积累就像地底的矿藏，遭到飞快的挖掘和消耗。于是，新的理论便像新的工具，接踵而至，劳动是不会中止的。

艺术的规则显然是束缚了生产力，然后就是，打破规则。

音乐的调性已经殚精竭虑，再也不可能有新的创造，就像一块用尽了地力的老土地，那么就取消调性；小说的故事成了陈年旧话，所有的人物关系都开始了第二轮甚至第三轮的重复，取消故事也在所必然；戏剧的舞台也束住了手脚，那么就走到观众席里，和观众共同演出，本来嘛，戏剧和人生就是一回事；还有京剧，程式化的形式早已拒绝了大批的年轻的观众，而年轻人则代表着未来，因此，便证明它进不了未来，革命的呼声更加高涨。

事情就这样发生了。

音乐，小说，戏剧又走进了繁荣，美术也走进繁荣，谁说它是静止的？它也可以附着时间的流程，就像戏剧，有人的活动和行为。事情变得彼此都有些像来像去的，小说像散文，京剧像歌曲和话剧，话剧则像联欢，像沙龙。无调性的音乐彼此相像，因为一切都漫无边际，互相渗透。事情还没到头呢！

再接着，更彻底的事情发生了。无声的音乐诞生了，白纸一张的图画诞生了，总算，暂时的、无字的文学还在酝酿之中，尚未出壳。无人的戏剧也未出壳。但别着急，更惊人的奇迹很快就会来临的。

先捡那些最极端的做例子吧。让我推测一下它的动因。无声的音乐，空白的时间在指挥棒下进行了十几个小节，人们屏息期

待着，音乐厅里一片寂静。这就是音乐要我们聆听和欣赏的吗？无声。中国的美学思想里有“大音稀声”之说，这就是效果吗？好了，果然，我们什么也没听见。可是，接下来的问题是：我们还要音乐做什么？音乐是应当有能力也有义务创造一切，包括创造“无声”。现在，无声就是无声。

还有，什么都没有的画，是不是同样的道理，中国人的哲学，无就是有的意境？空白的意境？此空白就是彼空白？我们为什么还要去图画展览会呢？

在取消规则的限制之后，事情的存在已经没有必要了。艺术其实就是由这些限制决定的，没有限制就没有艺术。限制就是艺术的形式。

艺术是在平地上划一个圈，让我们在这个圈里行动和表现。就像孩子们做游戏，那种造房子的游戏，脚和石子都不能压线，不能在格子里跳两跳。否则，意义不复存在。快乐也不复存在。

要说艺术，其实就是孩子们做游戏。在自然面前，我们就是孩子，艺术也是游戏。重大的事情是由自然来决定的，有些规则也是由它来限制的，一旦违抗，便失去立足之地。

和世界上的所有资源一样，艺术的资源也面临危机。本来，事情还可能悠着些，我们还可能从容些、简省些。可是，壁垒突然拆除，四面打通，我们来不及做好准备，便登上无边无沿的世界舞台。我们的资源汇入地球村的总储量，参加了重新的分配。

话又说回头去了，又说回到可口可乐的那一节，谁能说事情不是从那里开始的？我们的物质和艺术的双重资源，终于进入了国际化的消耗的轨道。藩篱拆除了。

有时候，我特别想回到最初的写作状态，那种慎重地拿起笔，铺开纸，字斟句酌，写着写着，忽然迷失了方向，再掉过头寻觅足迹，重新出发。工作是困难得多，劳动艰苦，可是到达目的地的快乐真是叫人心里踏实。这是一种自然的状态，就好像农人收

割去年种下的庄稼。种的是麦子，收的就是麦子。

今天的情形是大不同了，四面都是方向，脚下就是路，真是随风而去，随处落地开花。

倘若将稿纸比作土地，我们的笔犁破了多少地啊！肥土变瘦土。哪里还有未开垦的处女地？世界上的土地究竟是有限还是无限，人类的力量又究竟有没有止境？还有自然，自然是否至高无上？

我们是不是真是自己的掘墓人？我们奋力建造辉煌的宫殿，取土制砖，结果挖空了地基，动摇了立身之本。

也许一切都和世纪末无关，世界末的说法，只是为自己的悲观情绪制造宽阔的背景，好有所依赖，也是软弱，生怕孤寂的表现。悲哀就是悲哀，绝望就是绝望，它发生在我们内心里，随着生命的周期按时出现，世纪末不过标明它发生的时间。

只有事情本身是有意义，时间仅是时间。

情绪低落的时分，最好是走出户外，再走远点，走出深街长巷，去到田野。那里，能听见布谷鸟的叫声，农人们平整了秧田，正在落谷。赤裸的脚插在黑肥的泥水中，一步一步，谷种扬了满天又落了满地。架子上的葫芦青了，豆也绿了，南瓜黄了，花却谢了。原来，自然依然在生生熟熟地运动，活力勃发。野草野花在庄稼里偷长，这地的劲道还足得很哪！日月星辰也在各自的轨道航行，潮汐大起大落着。

好吧，就期待着下一个周期，悲观主义终会走到尽头，快乐应运而起，那时节，就当是世纪初了。